

/说古论今/

生活背面的功课

□怡然含笑

一只鸭子,看上去淡定从容,在冬日的小河里东游西逛。其实,在水面下,它的双足一直在不停划动,且忍受着彻骨的寒冷。这极像生活的模样,面子在外,一碧春光;里子居内,冷暖自知。生活的背面,是要忍、要爱的。

苏东坡,从古至今少有的全才。辉煌的外衣,重重锦绣:政治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、豪放派主要代表、美食家等。林语堂写道:“一提到苏东坡,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。”

而他的生活内核,他的另一面,往往被人忽略不计。他也是红尘中人、血肉之躯,七情六欲皆有,且比常人更敏感。因此,毋庸置疑,在他豁达的外壳里,肯定裹着颇多柔软与脆弱。心有千千结,落寞与孤寂时常光顾,也是必然的。

因“乌台诗案”一关四个月,每天遭受刑讯逼供,这阴云,他能挥一挥衣袖就散去吗?一贬再贬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皆蛮荒瘴疠之地,“翰林大学士”移植于此,能轻易服水土吗?三任妻子,或知他、陪他、懂他,却皆先他而去,他能无动于衷吗?哪次不是几近崩溃,痛苦难熬,以词文代哭?

人们只记他的下句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,却不识上句“枝上柳绵吹又少”的苦涩。人们诵“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却忽略“已矣奈何,泪尽目干”。人们只说他在黄州“夜饮东坡醒复醉”,却忽略他在田间赤足耕作的艰辛。从他的作品中,人们提炼出“人生赏心十六件乐事”,却淡忘了他经历的千百件苦事。

苏东坡的与众不同之处,我推想:一则他能让情绪顺笔而下,文,减去了他大半的痛苦;二则他懂得,文不是脓与血,而是良药与力量。他要为自己疗伤,更要以阳光的姿态,如雪莲含笑于冰天,给对手看,给对手以回击。谁能奈我何?我活得洒脱!

这就是智慧的苏先生。试想他若叫苦不迭,以文诉痛,就可能生出一窝痛,也正中对手下怀。因此,他将痛掩埋于内心,只偶尔露点儿芽苗,含蓄微妙。《前赤壁赋》表面是主客问答,实则是自问自答。他达观与悲观的内心挣扎,让人含泪又含笑。他劝客亦是劝己。可贵的是,他能做情绪的主人,咽下人生的粗粝,看到“水逝去而常流,月盈亏而永生”。

可见这生活背面的阴郁,需要多高的忍耐度、多大的承载量、多厚重的爱意,方能明朗?需要采撷多少清亮的月与风,焐热多长的冰凌,扑灭多高的烈焰,才能熬过?

苦了他一人,支撑万代人。常言:痛而不言,是一种智慧。那么,痛而言乐,就是一种修养与境界。长夜漫漫,苏先生静静地把体内的黄连捣碎,铺成底肥,捧出的却是雍容的牡丹。他是手捧鲜花脚踩荆棘向后人走来的圣者。他豪放的酒与笑声,盛在由沧桑铸就的金杯里。

当下,人们吃着“东坡肘子”“蜜三刀”,已少有人去品味他背后的痛;人们诵着“大江东去”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已少有人去虑及他心里的泪。他的豪放、旷达、乐观,已被风霜雨雪注册,成为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品牌。

然而,假若我们只听见他朗声大笑,而听不到他内心的隐忍与爱的低吼,那就只摸到了生活的表皮。生活的背面,还等着我们的第三只眼,含泪去穿透。假若我们直面生活,被生活拱了、踢了、咬了,只一味哭诉抱怨,那就需要做好生活背面的功课,含笑去隐忍,去热爱生活。

“生活总是把好的一面给人看/另外的一面,是要爱的”“世界把山水荡漾给我看/它有多大的秘密,就打开多大的天空/这个时候,我被秘密击中/流着泪,但是守口如瓶”——余秀华《爱》

/若有所思/

风吹醒了春天

□耿艳菊

北方的春天缓,非叫人千呼万唤了,才羞答答地展开容颜。风是最先醒来的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只要春风一来,还哪管江南塞北,这就吹来了季节的令牌。

大清早,迎面而来的风,不怕了,不用再缩肩弓背,一脸苦恼样。昂首挺胸,大大方方,迎过去,像和老朋友重逢,欢欢喜喜的,眉眼都洋溢着热情。风吹醒了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春天意识。

出门去,大家商量好似的,把厚重臃肿的棉服甩开,各式各样潇洒亮丽的大衣映着蹦跳的阳光晃人的眼,简直像花开。很多沉郁的心事被风吹开了,被“花”熏香了,精神抖擞,笑逐颜开,所见所闻皆顺心顺意。

门前水槽里结着厚厚的冰,它擎着一冬的寒冷实在累极了,风里一有春天的温度,它就开始躁动不安,意识突然间复苏了,摇摇晃晃地嚷嚷着要罢工。

两只小鸟叽叽喳喳凑热闹,在水槽边蹦来蹦去。我在屋里坐着,透过玻璃窗看冰和小鸟在春天里的游戏,一则要退,一则要进。杜荀鹤的《春宫怨》冒出来,是那句“风暖鸟声碎,日高花影重”。天一暖,就是花花草草的天下了。冬天终于熬出头,好日子就来了,世界又将迎来明媚鲜妍。像我这样不爱旅行的人,也可以在生活的周边看风景。

/行游天下/

倒盏

□孙勇

倒盏,如同珍藏在万安山里的一份旧挂历。这份旧挂历,勾起许多人对往事的惦念和回忆。春节期间,我走进万安山,翻开这份旧挂历,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的生活环境和许多事物。

村口的东方红牌拖拉机披红挂彩,突突突的发动机声音,冲散了现代都市的喧嚣与生活压力。我轻松穿过挂满大红灯笼、玉米棒、辣椒串的棚架隧道,很认真地一页一页翻阅这本旧挂历。

路两边的青砖村墙上,错落有致地镶嵌着石碾、石磨盘、瓦罐和由灰瓦编织的墙体麦穗。石碾和石磨,曾经在晒谷场上碾过麦穗、稻米、黄豆;瓦罐,曾经盛过油盐酱醋茶;那些灰瓦,曾经是村庄温暖的炉火和家院的牵挂。

走进三进三出高大、宽厚的村门,顿觉眼前繁华热闹起来,传说中的年俗扑面而来。

青石板铺出的街道不宽,拥挤的店面簇拥着如织的人流,夹杂着小商贩的叫卖声,山沟里的倒盏憨憨得变了形,空中的旗幡向村庄深处绵延。以“夺命小串”“大唐切糕”“旋风薯塔”命名的小吃特别抢眼,皮带面、小猪刺猬面点、三鲜豆皮等小吃把人馋出口水,水晶馒头的神奇、菠萝饭的

这时候,很适合在路上闲晃悠。虽然路上和以往也没多大差别,花花草草还在倾力往我们北方的路上赶,可是吹来的风是信使,快马加鞭宣扬着春的消息,风不醉人人自醉。前面的两个中年女人愉快地闲聊家常,不住地感叹,天暖和了,真好啊!

寻常人表达内心由衷的喜悦,千言万语的感慨,总要寄托于一个“好”字,仅仅一个字,就有这么大的魅力。

午后的阳光最好玩,暖烘烘的,铺满阳台,金光灿灿。开了窗户,风笑嘻嘻跑到屋子里,拂拂窗帘,摸摸桌椅,好似在一一问候着:好久不见!

我在阳台上读书喝茶,风轻轻拂过我手中的书,拂过书上一行行字:“天朗气清的时候,路过一个颇为体面的人家,门户深邃,古木苍苍,落花遍洒与庭院,令人留恋难舍。于是进门探望,见其朝南的格窗都放了下来,到处寂静无声;朝东的一扇角门半开着,从门帘的破损处,窥见一个二十来岁的清秀男子,仪表优雅,神情闲淡,坐在几案前翻书闲读。此不知是何人,有机会颇想正式拜访一下。”

想起一个美丽的句子,是我在春天里看到的:万事尽头,终将美好。



奥秘,给年俗增添了乐趣。

尤其是那“一根面”,面点师傅夸张的抻面动作,招揽游客的眼神排山倒海般碾压过来,只见他伸出两手拽出一根面,身体与锅大概有一米余的距离,双臂使劲朝空中一抖,粗壮的面条在爆发力的作用下瞬间瘦身,一头扎进沸腾的水里,游客还没回过神来,又一碗“一根面”下锅,真把人都看傻了。

吃饱了,就去“吃饱了称的”大秤下,与游客争抢着玩称体重游戏。说笑间,只听啪一声脆响,一个小伙子张开双臂大喊“痛快”。原来,为了体验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豪情壮志,倒盏村村民特别策划了“摔碗酒”游戏,用酒坛当栅栏包围着的小山般的碎碗片,足见人们摔碗的热情。

酒足饭饱,到射雕英雄寨里玩玩箭术,再体验一把高空四维玻璃栈道,滑滑雪,爬爬草,赏赏呐喊泉,坐坐蒸汽小火车,松松筋骨出出汗……我对这些项目不是太感兴趣,便独自一人登上台阶,在密林修竹的掩映下,沿曲径攀爬万安山。

当我回过头来俯瞰倒盏的时候,那悬挂着木制车轮、棕榈蓑衣、竹篾斗笠、锄头镰刀的稻草墙壁,那像山沟一样弯曲狭长的挑檐青瓦,那人头攒动的街道,一股脑儿映入眼帘,像一幅轻描淡写的国画。

这个村子为什么叫倒盏,肯定有琢磨头儿。原来,乾隆皇帝巡游龙门石窟,听说这个村里酿有好酒就顺便拐了个弯,这一拐弯不要紧,乾隆把一杯好酒喝了个底儿朝天,酒杯倒扣在皇帝的脸上,村里的老学究借题发挥,村子从此改名叫倒盏。